

线上线下融合教育如何走得更远

袁振国

今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使得推广了十多年都未全面推广的在线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现在，全国早已全面恢复线下教学，但是线上教育并未因此而淡出，并且就此成为不少人生活的一部分。在线教育虽然不可能完全取代线下教育，但如何乘势而上，继续保持线上教育的优势，并大力促进线上线下教育的融合发展，把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事关宏旨。



线上教学效果和影响因素，师生评价截然不同

2020年5月14日教育部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基础教育司负责人表示：在疫情突发的特殊情况下，面向全国1.8亿中小学生开展大规模在线教育，是教育系统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验；在短短时间内动员大量人力、物力进行通力合作，检验了我国教育信息化的成效。2019年，我国98.4%的中小学（含教学点）实现了网络接入，90.1%的中小学已拥有多媒体教室，这些成果，在疫情防控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和检验。

高教司负责人表示，疫情期间全国高校在线教育，可以用“三个全”来概括，即全区域、全覆盖、全方位实现了“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全国1454所高校开展在线教育，103万教师在线开出了107万门课程，参加在线学习的大学生共计1775万人，实属不易。

访谈发现，疫情防控期间教师组织的在线教学模式主要分为三大类：录播教学+线上辅导、录播教学+直播教学+线上辅导、线上辅导。其中，采用“录播教学+线上辅导”方式的教师比例最多，超过45%。影响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有：“师生互动的即时度”“网络速度的流畅度”“平台运行的稳定度”“作业提交的顺畅度”“画面音频的清晰度”“工具使用的便捷度”等。

有研究表明，师生对于线上教学的看法可以说是“好”“坏”和“没有变化”三分天下，且“比传统教学效果差”这一看法还略占上风。由此说明，线上教学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准备不足、教学方法单一、网速不畅、服务滞后等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此次在线教学，教师受到的“挑战”最大，但收获也最大，有76.5%的教师对未来的网络教学有信心。

有趣的是，对影响线上教学效果的原因，学生、教师排序截然不同，学生认为线上教学存在问题排前三位的是：“网络速度即稳定性差”“部分内容不适合线上教学”“教学平台不完善即稳定性差”，而教师认为线上教学存在问题排在前三位的是：“部分内容不适合线上教学”“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强”“学生未养成线上学习的良好习惯”。学生对技术和流畅性的要求更高，教师对学生的配合更看重。

与此同时，校外培训机构线上教学迅猛发展，与去年相比增长了3倍，注册的线上培训机构据不完全统计超过了25000家。反映了我国校外培训机构强大的适应能力和社会不可忽视的强劲需求。

相关链接



数据来源：全国高校质量保障机构联盟，厦门大学教师发展中心 制图：李洁

语文考试中的阅读命题，“阅读意义”远超“考点意义”

黄荣华

考试是每个人学习乃至工作过程中都会多次经历的事，所以考试在学生成长道路上可说具有“过程性”意义。那么考试除了检测学业情况，是否能够承担更多呢？是否能够在学生的精神成长层面引领学生不断成长呢？

身为教师，我们期待学生在校期间经历每一项活动，都能收获成长，即便是考试，同样也应该具备此种功能，尤其是语文考试中的阅读试题，更应该具备提升学生阅读水平，成为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共同记忆。不过，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需要命题的老师突破考点、知识点的控制。

因为很多时候，一提到考试命题，

老师思考的常常是，题目是否具有检测应考者掌握考试知识点的价值，而不是看是否具有引领学习者成长的意义。语文考试中的阅读试题应引领学生阅读水平的提升，否则，那些文质兼美的佳作，就不能置于同学考试的笔下，不能成为同学可能会最用心阅读与思考的对象，不能在也许最需要阅读的群体中流传。这对于学生来说是极大的损失，也是我们教育极大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这迎合了教与学中很不好的一种倾向，那就是聚焦提高考分的技巧和套路，而不是全面能力的提升。

虽然要让考试真正发挥出引领学生成长的功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不能因“非常之难”，就放弃考试超越考试的意义。

考试既是为了检测学习效果，更是为了提升学生的能力和水平

长期以来，我们在选取可制作试题的文章时，似乎总被框住，以至选文范围较窄，错失许多优秀文章，自然大大削弱了“阅读试题”的“阅读意义”。

究竟是什么限制了我们呢？

其一是“思想性”。好文章当然具有思想性，会有好思想。但什么是“好思想”呢？确实很难有确切的定义。就目前来看，许多老师在制作试题和考卷时，往往会放弃那些关注现实、针砭时弊、反思社会、审视人类的文章。这就将许多思想性很强的文章剔除了。

其二是“艺术性”。好文章必然具有艺术性。但什么是“艺术性”呢？也无确切的定义。当下，许多非典型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小说、散文等文章，往往在老师命题时，被排除在具有艺术性的好文章之列。这也就将许多颇具艺术性的好文章淘汰了。

其三是“考点”。阅读命题发展至今，形成了许多固定的“考点”，主要表现在语法知识、修辞知识、文章学知识以及文学常识等方面。如果一篇文章在这些方面不具有典型性，往往会被命题者忽略，再好也不会出现在语文试卷上。

显然，如果要将更多好文章带到语文试卷上，使“阅读试题”更具有“阅读意义”，我们就一定要突破这些限制。更多具有更强“思想性”、更强“艺术性”的美文佳作就会出现我们命题中；同样，当我们能够超越“考点”就会出现我们收藏的考点题库中。

倘能这样，我们“阅读试题”的“阅读意义”，一定会有很大的提升。

当考试只关注考点时，那么学习也更容易流于学会应试

所谓“因文制题”是与“因考点制题”相对的。长期以来，我们制作试题是依据考点开展，这种“因考点出题”往往会使老师的教学受限。

“比喻”“对比”是考点，这次就考“比喻”与“对比”，然后去寻找有比喻、对比的文章，不管这是不是这篇文章的重点，反正是一定要考的。所以，仅以语文中的阅读试题而言，所选文章基本都是为考点而存在，其“阅读意义”却往往被忽视。

真正的阅读命题应该依据文章的个性特征，从理解、欣赏的角度，看文章的哪些地方是阅读的重点、难点，然后据此设计题目，看考生能否把握这些重点、难点，能把握，表明其阅读能力强、水平高，反之则表明其阅读能力弱、水平低。

好的阅读命题不以考查考生是否掌握考点为目标，而以考生是否能把握文章的个性特征为指向，是否具有高阶的阅读能力为目标。它要求考生用真正有用的知识而非仅为考试而准备的套路对

文章的个性进行解读，考生的情感是否丰富、思想是否深刻、逻辑是否缜密、审美是否高雅、个性与创造力是否突出，就在他对文章的审美表达与文化阐释中得到检测。

这也使选文的范围大大拓宽，将各类文质兼美的文章带到同学的考卷中，大大提升“阅读试题”的“阅读意义”——在检测学生阅读水平的同时，引导学生提升其理解、欣赏文章的能力与水平，真正走向阅读的广度与深度。

而且，好的命题不是摒弃考点，天马行空，而是根据提升学生能力的要求，既隐含考点又超越考点。用“语文的方式”落实考试需要落实的“语文学习”的意义，甚至包括提升考试分数。

如果我们坚持用“语文的方式”去落实“阅读试题”的“阅读意义”，虽不以考点为出发点与归宿点，但因为它在落实“阅读意义”的过程中，隐含考点又超越考点，这样的命题，就能有多重意义，其中提升考试水平是其最小的那一部分意义。

语文学习是为了理解一种文化，需要消除三种误解

语言文字是交际的工具，又超越交际的工具，同时还是人类的文化方式。语言不是孤立存在的，语言与某个社会群体的认识方式、道德规范、文化传承、价值标准、风俗习惯、审美情趣等特定的文化因素紧密关联。

语言运用得体，既要遵循语法规则，又要遵循文化逻辑。如果学习语文只去追求其交际工具的意义，而忽略了交际意义背后的文化逻辑，是很难学好语文的。

同样，要做好阅读题，仅去关注考点，其实也是很难真正解决问题的，它更需要去关注文章本身意义的理解与获得。只有在理解文章本身意义的大情境中，在感知并理解文章语言背后的文化逻辑后，才能真正看清那些考点所求的答案，才能真正解决阅读问题。

因此，我们一定要消除几种误解：将“考点意义”等同于“阅读意义”；将“考点能力”等同于“阅读能力”；以为掌握了“考点”就掌握了“分数”。

应当说，“阅读意义”远大于“考点意

义”，“阅读能力”远强于“考点能力”，“分数”远多于“考点”。以“大”的“阅读意义”去解释小的“考点意义”，以强的“阅读能力”去释放弱的“考点能力”，以多的“分数”去配置少的“考点”，就会举重若轻，无往而不胜。

王安石曾对曾巩说：“经而已，不足以致经。”大意是：如果只读经书，不能够达到对经书的完全理解与把握。言下之意是：必须读经书之外的诸子之书等，才能真正确理解与把握经书的意义。

在此想模仿王安石的话说：考点而已，不足以致考点。因此，即使只追求对考点的掌握，也一定要超越考点去做真正的“阅读”事业。

倘能消除上述三个误解，“阅读试题”的选文范围一定会大大拓宽，命题的方式一定会向“因文制题”倾斜，我们就一定能够做到“在获得‘阅读意义’的过程中提升考试水平”。

(作者为复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

线上线下融合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线下教育是我们熟悉的教育形态，有固定的校园、固定的班级、课堂主导、教材主导、教师主导是基本特点，它的优势是：

社会场景。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教育四个支柱中，“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都需要在集体共处的社会化空间中进行。学校不是批量生产知识的教育工厂，而是以文化育人、以德育人的成长环境，是同学之间、师生之间思想交流、情感沟通、生命对话的场所，是同伴交往、人生成长的必要天地。停课不停学期间，不少学生期盼回到学校，很大程度上是期盼回到与小同伴相处的场域中。

师者之范。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尽管网络教育资源为学习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性，但技术代替不了教师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提供的支架和示范作用，特别是价值引领、信念确立、道德养成等方面的作用。

智慧启迪。线下教育注重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学习，注重方法的掌握和思考的训练，有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知识结构，建立完善的思维框架，对于创新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但是，线下教育体系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在大幅度提高了教育效率的同时，具有与生俱来的弊端：一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教师怎么教，学生就怎么

学，遵循固定的教学计划，造成学生处于从属地位；二是强调整齐划一，按照统一标准评价学生，容易造成千校一面、千人一面；三是对新技术缺乏敏感度，利用信息技术创新教育的能力相对不足，学生难以适应数字化时代，无法自信从容地在信息时代进行终身学习。

线上教育是互联网以后的新生事物，比之于线下教育其无可比拟的优势是：

- 1. 互联互通。**人人互联、物物互联、物物互联，学生可以随时、随地、按需学习，推动学校从三尺讲台走向无边学习。
- 2. 海量资源。**在网络所拓展的教育时空中，教学资源在数量和呈现形式上都表现出极大的丰富性。
- 3. 丰富样态。**线上教育打破了原有师生关系，呈现出双师、多师、AI助手+人类教师等教学关系的多种样态。
- 4. 自主选择。**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进度选择学习路径，学什么、在哪里学、跟谁学、和谁一起学等都可以实现量身定制。
- 5. 伴随评价。**读屏时代学习者读屏，屏幕也读学习者，在线教学的留痕为伴随式的学习评价提供了极大便利，也为精准诊断学习提供了可能。

如果仅仅是把线上教育作为线下教育的必要补充，那就远远不能发掘线上教育的强大功能。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线上线下

融合教育的发展，需要政府、学校、老师和家长共同作用

OMO教育是一种新型教育形态，是一项涉及面广、复杂度高、综合性强的系统工程，必须从政府到学校，从领导到教师，从社会到家庭，整体协调，通力合作，逐步推进。

首先需要政府部门在制订面向未来的区域教育发展规划时，将融合教育纳入区域教育发展的整体工作，在提供有力保障的同时，要定期督查工作进度与成效。教育行政部门要科学规划，制定有利于推动融合教育常态化的相关政策措施，配套出台系列实施细则。加强校长和教师的培训，提高其信息素养。

其次，学校作为实施OMO教育的主体，要优化适合开展融合教育的学校生态，做好推动、落地、评估等工作方案并持续有效推进。

学校要加强信息化领导力，做好融合教育工作的整体规划、决策制定，既包括信息化等硬件建设和技术落地，也包括制定融合教育开展的评估等。与此同时，重建学校各方面的规章制度，重新配置资源，以支持和激励融合教育工作的开展。

同时，线上线下融合教育，需要教师践行。线上线下融合的教育不但不会削弱教师的作用，而且教师的作用会更大更重要。

但是，在融合教育的环境下，教师的功绩势必发生很大的变化，对教师的素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教师首先要深刻理解网络化世界的新特征和新机遇，以变革的意识参与教育的变革，要从领导者、主导者、指导者转变为设计者、激励者、共生者，要

把对知识传授成效的关注转向对人的发展的关注；在融合教育实施过程中，更加注重学生精神提升、人格完善和价值引领，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

教师还要加强对融合教育的教学设计。优化教学设计，注重教学法创新，将融合教育的优势最大化地发挥与展现。同时提升对学生开展融合学习的引导。帮助学生养成良好学习习惯，提高在线学习素养和学习质量。同时，教师应该意识到，线下教学不再以知识讲解为主，要更加重视学生的亲身参与和独特体验，鼓励他们在做事中学会做事，在解决问题中学会解决问题，成为适应未来的人才。教师还必须注重开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在人工智能时代，所有人都

可以通过网络随时随地获取所有知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凸显，在融合教育中拥有与知识同等重要的地位。

线上线下融合教育的关键一点是——家校共育。家长本身就是学校教育的“合伙人”，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开展线上与线下融合教育中，家长更是具有特殊重要作用。一是学习环境的保障。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支持配合学校开展各类教育教学活动。二是学习自觉性的强化。学习自觉性对于在线学习尤为关键。自觉性强的孩子，在线学习对其而言如虎添翼；反之，自觉性不强的孩子，在线学习反而可能会害了孩子。家长要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帮助孩子形成良好学习品质。充分发挥线上线下教育的各自优势，实现线上线下教育的融合。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时代的机遇，需要各方面的通力合作，共同开创教育的新形态。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